



中國石窟
敦煌莫高窟

一

敦煌文物研究所編

文物出版社

《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编辑委员会

中国

夏鼐

常书鸿

宿白

金维诺

日本

长广敏雄

冈崎敬

邓健吾

目 录

序——中日友谊，万古长青——	季羨林	1
中国的石窟寺	长广敏雄	3
敦煌莫高窟·序	常书鸿	9
图版		13
早期的莫高窟艺术	段文杰	173
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 ...	樊锦诗 马世长 关友惠	185
四、五世纪的丝绸之路与敦煌莫高窟	冈崎敬	198
图版说明	段文杰 施萍婷 霍熙亮	207
实测图（第275窟、第254窟、第285窟）	孙儒侗绘	223
敦煌莫高窟大事年表（一）	史苇湘编	226
莫高窟总立面图	孙儒侗绘	附页

图版目录

- 1 莫高窟外景
- 2 莫高窟之晨
- 3 三危山朝霞
- 4 第268窟 窟室内景 北凉
- 5 第268窟 窟顶平棊(部分) 北凉
- 6 第268窟 西壁 北凉
- 7 第272窟 窟室内景 北凉
- 8 第272窟 北壁上层 飞天及千佛 壁画 北凉
- 9 第272窟 西壁龕内南侧 胁侍菩萨 壁画 北凉
- 10 第272窟 西壁龕内北侧 胁侍菩萨 壁画 北凉
- 11 第275窟 西壁 北凉
- 12 第275窟 北壁 北凉
- 13 第275窟 北壁中层 毗楞竭梨王本生 壁画 北凉
- 14 第275窟 北壁中层 月光王本生 壁画 北凉
- 15 第275窟 南壁 北凉
- 16 第275窟 南壁中层 出游四门(部分) 壁画 北凉
- 17 第275窟 南壁上层 菩萨 壁画 北凉
- 18 第275窟 北壁上层 交脚菩萨像龕 彩塑 北凉
- 19 第275窟 北壁上层 半跏菩萨像龕 彩塑 北凉
- 20 第259窟 西壁 二佛并坐像龕 彩塑 北魏
- 21 第259窟 西壁龕外南侧 菩萨 彩塑 北魏
- 22 第259窟 西壁塔柱北向面 菩萨(部分) 彩塑 北魏
- 23 第259窟 北壁 北魏
- 24 第259窟 北壁上层 半跏菩萨像龕 彩塑 北魏
- 25 第259窟 北壁下层 佛龕 彩塑 北魏
- 26 第254窟 窟室内景 北魏
- 27 第254窟 中心柱东向龕内南侧 婆薮仙 壁画 北魏
- 28 第254窟 中心柱东向龕内北侧 鹿头梵志 壁画 北魏
- 29 第254窟 中心柱东向龕下塔座 药叉 壁画 北魏
- 30 第254窟 西壁中央 白衣佛 壁画 北魏
- 31 第254窟 北壁前部中层 难陀出家因缘 壁画 北魏
- 32 第254窟 北壁后部中层东端 尸毗王本生 壁画 北魏
- 33 第254窟 南壁前部 北魏
- 34 第254窟 南壁前部上层 交脚菩萨像龕 彩塑 北魏
- 35 第254窟 南壁前部中层 降魔变(部分) 壁画 北魏
- 36 第254窟 南壁后部中层东端 萨埵太子本生 壁画 北魏
- 37 第254窟 南壁后部中层东端 萨埵太子本生(部分) 壁画 北魏
- 38 第257窟 窟室内景 北魏
- 39 第257窟 中心柱南向面上层 半跏菩萨像龕 彩塑 北魏
- 40 第257窟 南壁后部中央 佛一铺 壁画 北魏
- 41 第257窟 北壁前部 说法图(部分) 壁画 北魏

- 42 第257窟 后部平棊顶（部分） 北魏
- 43 第257窟 南壁后部中层 沙弥守戒自杀缘品 壁画 北魏
- 44 第257窟 西壁中层 鹿王本生与须摩提女缘品之一 壁画 北魏
- 45 第257窟 北壁后部中层 须摩提女缘品之二 壁画 北魏
- 46 第251窟 窟室内景 北魏
- 47 第251窟 中心柱东北角上部及平棊顶 北魏
- 48 第251窟 北壁前部 说法图 壁画 北魏
- 49 第251窟 南壁上部 天宫伎乐及千佛 壁画 北魏
- 50 第251窟 南壁下部 药叉 壁画 北魏
- 51 第263窟 南壁前部 北魏
- 52 第263窟 北壁前部上层 佛龕 彩塑 北魏
- 53 第263窟 北壁后部中层 说法图 壁画 北魏
- 54 第263窟 南壁后部中层 三身佛 壁画 北魏
- 55 第263窟 西壁中央 侍者 壁画 北魏
- 56 第263窟 前部人字披顶 供养菩萨 壁画 北魏
- 57 第263窟 东壁北侧 千佛及供养比丘 壁画 北魏
- 58 第260窟 中心柱东向面 北魏
- 59 第260窟 北壁后部说法图中 飞天 壁画 北魏
- 60 第260窟 北壁前部 说法图 壁画 北魏
- 61 第260窟 南壁前部 降魔变 壁画 北魏
- 62 第437窟 中心柱东向面 北魏
- 63 第437窟 中心柱南向龕东侧 胁侍菩萨（部分） 彩塑 北魏
- 64 第437窟 中心柱东向面龕上 飞天 影塑 北魏
- 65 第437窟 中心柱北向面上层 交脚菩萨像龕 彩塑 北魏
- 66 第435窟 窟室内景 北魏
- 67 第435窟 中心柱东向龕北侧 力士 彩塑 北魏
- 68 第435窟 西壁中央 白衣佛 壁画 北魏
- 69 第435窟 北壁前部 北魏
- 70 第435窟 南壁前部 菩萨 壁画 北魏
- 71 第435窟 前部人字披顶 北魏
- 72 第435窟 北壁上部 天宫伎乐 壁画 北魏
- 73 第435窟 西壁上部 天宫伎乐及千佛 壁画 北魏
- 74 第435窟 后部平棊顶（部分） 北魏
- 75 第431窟 窟室内景 北魏
- 76 第431窟 前部人字披顶（部分） 北魏
- 77 第431窟 南壁前部 供养菩萨 壁画 北魏
- 78 第431窟 后部平棊顶（部分） 北魏
- 79 第248窟 窟室内景 北魏
- 80 第248窟 中心柱西向龕 苦修像 彩塑 北魏
- 81 第248窟 中心柱南向龕西侧 胁侍菩萨 彩塑 北魏
- 82 第248窟 中心柱西向龕南侧 胁侍菩萨（部分） 彩塑 北魏
- 83 第248窟 中心柱东向面龕上 供养菩萨 影塑 北魏
- 84 第248窟 北壁前部 说法图 壁画 北魏
- 85 第248窟 前部人字披顶（部分） 北魏

- 86 第248窟 南壁上部 天宫伎乐及千佛 壁画 北魏
- 87 第248窟 前部人字披顶 供养菩萨 壁画 北魏
- 88 第355窟 西壁 坐佛 彩塑 西魏
- 89 第249窟 西壁 西魏
- 90 第249窟 西壁龕内南侧 供养菩萨 壁画 西魏
- 91 第249窟 西壁龕内北侧 供养菩萨及鹿头梵志 壁画 西魏
- 92 第249窟 西壁龕顶北侧 飞天 壁画 西魏
- 93 第249窟 南壁上部 天宫伎乐及千佛 壁画 西魏
- 94 第249窟 北壁下部 供养人及药叉 壁画 西魏
- 95 第249窟 北壁中央 说法图 壁画 西魏
- 96 第249窟 南壁中央 说法图 壁画 西魏
- 97 第249窟 窟顶西披 西魏
- 98 第249窟 窟顶北披 西魏
- 99 第249窟 窟顶东披 西魏
- 100 第249窟 窟顶南披 西魏
- 101 第249窟 窟顶 西魏
- 102 第249窟 窟顶北披 野猪 壁画 西魏
- 103 第249窟 窟顶北披 野牛 壁画 西魏
- 104 第249窟 窟顶西披 雷神 壁画 西魏
- 105 第249窟 窟顶西披 乌获 壁画 西魏
- 106 第249窟 窟顶南披 西王母 壁画 西魏
- 107 第249窟 窟顶北披 狩猎 壁画 西魏
- 108 第288窟 窟室内景 西魏
- 109 第288窟 窟室东南隅 西魏
- 110 第288窟 中心柱东向龕上部 西魏
- 111 第288窟 中心柱西向龕座下 药叉 壁画 西魏
- 112 第288窟 后部平棊顶(部分) 西魏
- 113 第288窟 东壁南侧 供养人 壁画 西魏
- 114 第285窟 窟室内景 西魏
- 115 第285窟 西壁正龕内南侧 供养菩萨 壁画 西魏
- 116 第285窟 西壁南龕上 诸天、菩萨 壁画 西魏
- 117 第285窟 西壁北龕上 诸天、外道 壁画 西魏
- 118 第285窟 西壁正龕南侧 诸天 壁画 西魏
- 119 第285窟 西壁正龕北侧 诸天 壁画 西魏
- 120 第285窟 西壁南龕南侧 婆薮仙 壁画 西魏
- 121 第285窟 西壁南龕内南侧 供养比丘 壁画 西魏
- 122 第285窟 北壁 西魏
- 123 第285窟 北壁上层 二佛并坐像(七佛之七) 壁画 西魏
- 124 第285窟 北壁上层 说法图二铺(七佛之三、四) 壁画 西魏
- 125 第285窟 北壁上层 说法图二铺(七佛之五、六) 壁画 西魏
- 126 第285窟 北壁上层 说法图二铺(七佛之一、二) 壁画 西魏
- 127 第285窟 北壁东起第二禅室楣饰 壁画 西魏
- 128 第285窟 北壁上层 供养人与大统四年题记 壁画 西魏
- 129 第285窟 北壁东起第一、二禅室之间壁画 西魏

- 130 第285窟 南壁 西魏
- 131 第285窟 南壁上层 五百强盗成佛之一 壁画 西魏
- 132 第285窟 南壁上层 五百强盗成佛之二 壁画 西魏
- 133 第285窟 南壁中层 沙弥守戒自杀缘品之一 壁画 西魏
- 134 第285窟 南壁中层 沙弥守戒自杀缘品之二 壁画 西魏
- 135 第285窟 南壁中层 沙弥守戒自杀缘品之三 壁画 西魏
- 136 第285窟 南壁中层 沙弥守戒自杀缘品之四 壁画 西魏
- 137 第285窟 南壁中层 施身闻偈 壁画 西魏
- 138 第285窟 南壁上层 飞天 壁画 西魏
- 139 第285窟 东壁 西魏
- 140 第285窟 窟顶西披 西魏
- 141 第285窟 窟顶北披 西魏
- 142 第285窟 窟顶南披 西魏
- 143 第285窟 窟顶东披 西魏
- 144 第285窟 窟顶藻井 西魏
- 145 第285窟 窟顶北披(部分) 西魏
- 146 第285窟 窟顶北披下部 禅修 壁画 西魏
- 147 第285窟 窟顶东披 天鹅 壁画 西魏
- 148 第285窟 窟顶东披 射野牛 壁画 西魏
- 149 第432窟 中心柱东向面 西魏
- 150 第432窟 中心柱北向面龕上 供养菩萨 影塑 西魏
- 151 第432窟 中心柱东向龕南侧 胁侍菩萨 彩塑 西魏
- 152 第432窟 中心柱北向龕东侧 胁侍菩萨 彩塑 西魏
- 153 第461窟 西壁南侧 壁画 北周
- 154 第461窟 窟顶(部分) 北周
- 155 第461窟 西壁 二佛并坐像上部 壁画 北周
- 156 第438窟 西壁 北周
- 157 第438窟 西壁南侧 胁侍菩萨(部分) 彩塑 北周
- 158 第439窟 西壁 北周
- 159 第439窟 西壁龕内北侧 迦叶(部分) 彩塑 北周
- 160 第428窟 窟室内景 北周
- 161 第428窟 北壁前部 北周
- 162 第428窟 南壁中层 卢舍那佛 壁画 北周
- 163 第428窟 北壁中层 降魔变 壁画 北周
- 164 第428窟 西壁中层 涅槃变 壁画 北周
- 165 第428窟 西壁中层 金刚宝座塔 壁画 北周
- 166 第428窟 东壁北侧 须达拏太子本生 壁画 北周
- 167 第428窟 东壁北侧 须达拏太子本生(部分) 壁画 北周
- 168 第428窟 东壁南侧 萨埵太子本生 壁画 北周
- 169 第428窟 东壁南侧 萨埵太子本生(部分) 壁画 北周
- 170 第428窟 后部平棊顶(部分) 北周
- 171 第428窟 中心柱北向龕坛沿 供养人 壁画 北周
- 172 第428窟 前部人字披顶(部分) 北周
- 173 第428窟 中心柱北向龕坛沿 供养人 壁画 北周

- 174 第290窟 中心柱东向面 北周
- 175 第290窟 中心柱南向龕西側 胁侍菩萨 壁画 北周
- 176 第290窟 人字披顶东披 佛传之一 壁画 北周
- 177 第290窟 人字披顶西披 佛传之二 壁画 北周
- 178 第290窟 中心柱东向面上方平棊顶 说法图与飞天 壁画 北周
- 179 第290窟 中心柱北向龕内西側 菩萨 壁画 北周
- 180 第290窟 中心柱西向龕坛沿 胡人驯马 壁画 北周
- 181 第290窟 南壁前部上层 说法图及飞天 壁画 北周
- 182 第290窟 南壁下层 供养人及药叉 壁画 北周
- 183 第297窟 西壁 北周
- 184 第296窟 窟顶 北周
- 185 第296窟 西壁 北周
- 186 第296窟 窟顶西披南段 善事太子入海品之一 壁画 北周
- 187 第296窟 窟顶北披西段 微妙比丘尼缘品之二 壁画 北周
- 188 第296窟 窟顶西披北段 微妙比丘尼缘品之一 壁画 北周
- 189 第296窟 窟顶北披东段 福田经变 壁画 北周
- 190 第296窟 窟顶南披东段 善事太子入海品之三 壁画 北周
- 191 第296窟 窟顶东披北段 善事太子入海品之五 壁画 北周
- 192 第296窟 窟顶南披西段 善事太子入海品之二 壁画 北周
- 193 第296窟 窟顶东披南段 善事太子入海品之四 壁画 北周
- 164 第296窟 北壁中层 须闍提本生 壁画 北周
- 195 第296窟 南壁中层 五百强盗成佛 壁画 北周
- 196 第299窟 窟顶北披 睽子本生(部分) 壁画 北周
- 197 第299窟 窟顶西披 睽子本生与萨埵太子本生(部分) 壁画 北周

序——中日友谊，万古长青——

季羨林

中国文物出版社和日本平凡社合作出版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现在已经摆在我们面前了。在中日两国人民长达几千年的友好的历史上，这又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石窟中的壁画和雕塑，内容都是佛教的。佛教原产生于印度和尼泊尔，先传入中国，又从中国传入日本。佛教作为一个宗教，我们对它是有我们自己的评价的。但是，佛教对传播文化有很大的功绩，这一点也是无法否认的。

我常常想，横贯亚洲大陆的那一条著名的“丝绸之路”，从长安（今西安）开始，一直到达地中海和黑海沿岸，长路漫漫，蜿蜒万里。中间经过无数名城：“廛閤扑地，歌吹沸天，孳货盐田，铲利铜山”（鲍照《芜城赋》）。但是，更多的是通过沙漠：“四顾茫然，人鸟俱绝。夜则妖魅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沙，散如时雨。”（《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识耳。”（《法显传》）其艰难辛苦的情况，跃然纸上。

然而中国的和外国的外交使者、僧侣、商人等等，就沿着这样一条漫长而又艰险的道路，跋涉万里，九死一生，把中国的文化科学成果如丝绸、纸张、造纸术、印刷术、火药等等传了出去；又把外国的艺术、宗教、科学，当然也有商品运了回来。

这一条“丝绸之路”实际上成了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如果没有这样一条大动脉，我们简直很难想像，今天文化的发展会是什么样子。

从唐朝或更早一点的时候开始，这一条大动脉又从长安向东延伸，一直越过烟波浩淼的大海，达到了日本。中国的文化，印度的文化，其他欧亚古代国家的文化，就沿着这一条延伸的“丝绸之路”传入日本。

在唐代，日本来华的学者、僧侣、外交官员非常多。最著名的恐怕是阿倍仲麻吕，汉文名字叫晁衡。他长期住在中国，同当时著名的诗人来往唱和，伟大的诗人李白就是其中之一。晁衡本来准备回日本去的，但因事未果，结果就死在中国，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象征。

到日本去的中国学者、僧侣和外交官员也是非常多的，毫无疑问，其中最著

名的是鉴真。当时日本僧侣荣睿、普照于日本天平五年，即唐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到中国留学。他们在中国留学十年，想早归故国；并有意请一些中国高僧去日本传法。他们将这个意愿向鉴真报告。鉴真遍询弟子，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原因是“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最后鉴真决定自己去日本。中间经过许多波折，几次渡海失败，“去岸渐远，风急汝峻，水黑如墨，沸浪一透，如上高山，怒涛再至，似入深谷。人皆荒醉，但唱观音。”“舟上无水，嚼米喉干。咽不入，吐不出；饮咸水，腹即胀。一生辛苦，何剧于此！”（淡海三船《唐大和上东征传》）虽然鉴真终于在唐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达到了目的，到了日本。但是渡海时所遇到的艰辛，真可以同走“丝绸之路”渡流沙相伯仲。可见向东延伸的这一条海上的“丝绸之路”比起旱地上的“丝绸之路”来，并不见得更容易、更轻松。走这两条“丝绸之路”都是九死一生的。

可是中国的和尚和日本的和尚，并没有在困难面前低头。为了把佛教，其中也包括印度、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文化，送到日本，取回日本，他们是什么艰险也不怕的。

日本是不是只是单纯的接受者呢？决不是的。日本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接受者，他们善于学习又善于创造。他们以自己的力量创造了灿烂的文明；日本的文明，也通过这一条海上的“丝绸之路”影响了中国和其他的国家。今天日本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决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源远流长，有深厚的历史基础的。

一部人类的历史，世界上各个民族的历史都证明了一个真理：人类总是不断进步的。到了今天，创造出这样丰富多彩的文化，是世界上全体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哪一个民族单独创造出来的。

专就中日两国人民的关系来说，从历史上一直到今天，我们总是互相了解，互相学习的。就以佛教艺术而论，形式上是从中国传到日本去的。但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佛教艺术传到日本以后，日本人民已经在很多方面有了新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成分。我们两个民族互相了解、互相学习的情况，我们两国人民心里面都是一清二楚的。最近几年，我招待过很多日本文学、艺术、科学、教育、宗教界的著名人物，几乎每一位都流露出这种感情。我相信我们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将会达到一个新的高峰。现在《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的出版，也会给我们之间的友谊大厦，增砖添瓦，就让这一本中日友谊结晶的书，带着两国人民的长达几千年的友谊，去接受各国人民的欢迎吧！

中国的石窟寺

长广敏雄

开凿山崖营造石室（洞窟），其中安放宗教偶像，供僧众礼拜和修行，这样的神圣处所就是石窟寺。在亚洲，多山的印度是它的发源地。最早的石窟与佛教无关，这种非佛教的石窟在奥里萨邦至今仍完好地保存着，大小共三十五个，其年代则是从公元前二世纪，延续到公元一至二世纪。

在佛教发源地的印度，与营造上述非佛教石窟的同时，佛教石窟也在公元前二世纪开始营建，大部分开凿于西印度，特别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山中。早期佛教石窟相当于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三世纪，最盛期则是在公元五世纪至八世纪。往往在一处山崖开凿几窟到十几窟，多则三十窟左右（其代表如阿旃陀，有二十九个窟），也有的超过百窟，如康希利石窟。

印度的石窟寺，自古以来就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支提窟（祠堂窟），以窣堵波（佛塔）作为礼拜的主体，雕凿在洞窟的后部。另一类是毗訶罗窟（僧院窟），备有僧众起居的住室，窟内中央辟为厅堂。后来又在窟室的后部另加安放佛像的佛堂，向着支提窟与毗訶罗窟相结合的形式发展。阿旃陀的第1窟是其明显的实例。这两类窟型，是古代印度佛教建筑的两种形制在石窟构造上的直接应用。在盛期（公元五至六世纪）的石窟寺里，不仅雕出佛像及浮雕，而且在窟壁和窟顶之间画满了华丽的壁画。

这些印度佛教石窟，由五、六世纪的鼎盛逐渐走向衰落，到八世纪告终。代替它的是源起于古代印度的印度教石窟寺，或者是新出现的耆那教石窟寺，八至十世纪的埃罗拉石窟是它们的代表作。

印度石窟寺的特色在于，在安排具有建筑意味的内部空间的同时，也保持了正面美丽的外观，因而可以将它们看作石构建筑物。在这一点上，同中国石窟寺前面设有砖筑（砖砌体，如伯子克里克石窟）或木结构建筑物的方式相比较，有着显著的差异。

佛教越过兴都库什山脉进入中亚，并逐渐东移，于一至二世纪左右传到中国。在兴都库什山的南侧，可以远远看到有53米和25米高大石佛的巴米羊（阿富汗境内）石窟群。由帕米尔高原往东，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之北，处在天山南路（今日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拜城县、库车县之间)的绿洲城镇克孜尔附近,保存着数处大石窟群。克孜尔石窟总数236个(参阅《文物》一九七七年第二期),据说其中有75个洞窟保存良好。关于克孜尔石窟的开凿年代,今天尚难确知;但可估计,它在伊斯兰教“统治”该地区时起,即已衰落。

正如前述,印度佛教石窟始创于公元前二世纪。佛教较早传到中亚,在丝绸之路的各处绿洲建立起佛教寺院;模仿印度构筑形式的石窟寺,也有可能已经开始营造。可以这样认为,天山南麓,特别是古来称作银山,相当于北纬42度、东经88度的山系以西的地方,从公元三至四世纪,佛教文化已经在那里扎下了根。二十世纪初,德国著名的佛教美术史学者A·格林维德尔和A·封·勒柯克及其后继者E·瓦尔德施米特在他们详细的报告中,推断克孜尔石窟群的开创年代为公元500年前后,并认为它是对于犍陀罗佛教美术的继承,而且受到印度佛教美术的强烈影响。可是,对那种不考虑中国古文献或其他资料而推断的年代,当然是需要加以更正的。报告中还指出,除克孜尔石窟群之外,在库木吐喇千佛洞和森木塞姆、马扎伯哈、克孜喀拉罕等地,还分别保存有72个和52个、34个、46个洞窟。从洞窟数量看,克孜尔显然是丝绸之路上佛教石窟最为兴盛的地方。到了八世纪,唐风壁画西传,西域画风曾一度销声匿迹,这也是不容忽略的。

克孜尔和库木吐喇石窟的石质均属砾岩,不适宜雕凿佛像。这种情况与中亚几乎是相同的。在制作佛像时,一般不用石料和木材,而代之以加绘彩色的泥塑(stucco)。这是因为从犍陀罗后期开始,制作塑像的技术推广到了中亚,于是在这里生根、发芽。用壁画装饰石窟是贵霜王朝和印度的传统,就近还继承了巴米羊的式样。

支提窟及毗訶罗窟的窟型中亚化了,既以覆钵形代替了塔式,窟内凿成中心方柱,方柱正面安置本尊的塑像,僧众绕方柱右旋,进行礼拜活动。据最近的报告(《文物》一九六二年第七、八期)称,在克孜尔第47窟中发现了高达16米的大佛塑像的遗痕,引起人们的惊异,可以想象得到它与巴米羊大佛像的关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石窟群,只限于大沙漠的北侧。银山山系以东的吐鲁番地区,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高昌国文化范围内,有伯子克里克石窟群,总共造窟57个。从六世纪末至七世纪初开始,兴盛期是在游牧的维吾尔族南下后的高昌维吾尔时代(九世纪中叶至十三世纪中叶),按中国的历史分期,相当于晚唐至宋代。它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绿洲城石窟寺最后的精华。

佛教文化越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进一步逐渐东进的时候，敦煌正好是进入古代中国中原腹地的门户。敦煌(甘肃省)，共有洞窟 492 个。据记载，中国最早的佛教石窟寺就是在这里开凿的，那就是公元 366 年的乐僔窟（现已失存）。继其后的，是据传北凉王沮渠蒙逊创建的凉州石窟，可能指的是河西走廊上张掖附近的马蹄寺石窟群，特别是其中的金塔寺窟，也可能指的是酒泉附近的文殊山石窟群。同样，在河西走廊武威附近的天梯山石窟中也有早期的洞窟。距兰州不远的永靖县炳灵寺石窟群，具有所谓利用天然洞穴的特征。在其第 169 窟的壁面上，发现了包括西秦“建弘元年”（公元 420 年）年号在内的墨书题记。它是迄今为止中国石窟中已发现的最早的墨书题记。此外，在甘肃省东南端天水县境内有麦积山石窟，其精美的塑像和壁画更使人为之瞠目。公元五世纪的头二十五年中，高僧昙弘和玄高曾经在该胜地隐居，可见于记载。

有关甘肃省诸石窟的新内容，是近三十年中国各调查队的辉煌成果。以敦煌为西端的河西走廊，从五世纪初依次建造的早期石窟中，小型“禅定窟”颇引人注目。这样选择在深山谿谷面临溪流造窟禅居，可能是僧众们为了摆脱那时当权者的管辖而为，与印度毗訶罗僧众所采取的情趣全然不同。至于这是否与中国传统的神仙思想有关，尚待今后去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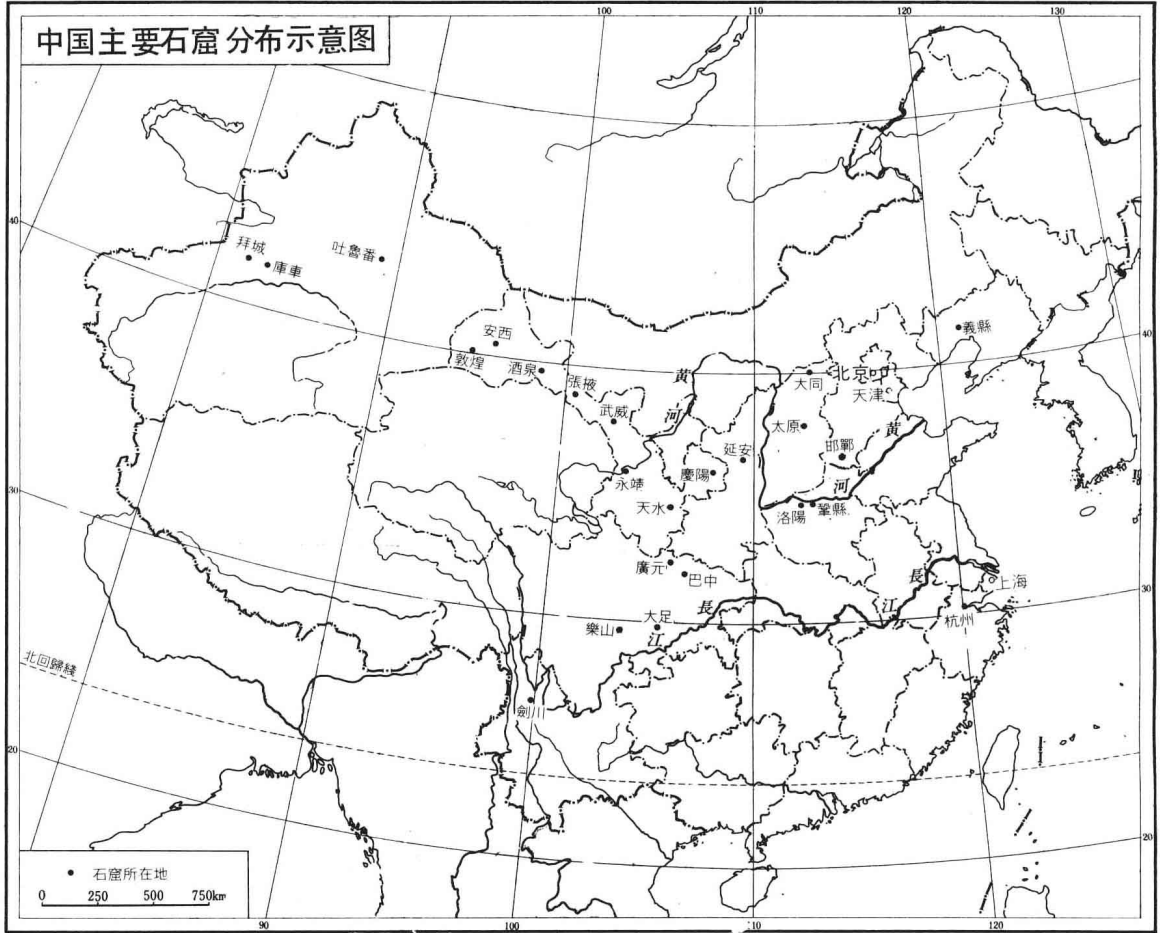
另一方面，以彩塑和壁画构成石窟的西域方式（以克孜尔为典型），亦是甘肃省各石窟群的共同特点。这从沿丝绸之路由西而东的佛教文化潮流来说，是理所当然的现象。然而，汉帝国自公元前一世纪初，已在河西走廊设置四郡，汉魏文化向西传播到了敦煌。因此，西域式的石窟寺中还掺杂进来了汉魏传统文化的各种因素，也是不应忽视的。

更加复杂的是四世纪以后的政治、社会事件，即经历了北方民族的入侵，五胡十六国及北魏、东魏、西魏、北周、北齐各代（大致到公元580年为止），形成复杂多变的社会、文化形态；这一基础，当然会对石窟寺的营造产生相当的影响。

在黄河以东的中国内地，有许多石质适宜于雕刻的山崖，被各石窟寺利用来进行营造。陕西、河南、河北、山东各省有石灰岩或凝灰岩，山西省是砂岩，四川省则属于红砂岩。最初，在佛教东传以前，曾用坚硬的石质制造了石阙、石碑和画像石等。那些汉魏的石作艺术，数量很大，形式多样，雕刻技艺堪称精湛。由于有这样的传统，所以在陕西省以东的中国北方石窟寺中，即便也有着典型的塑像，但石窟寺的主体毕竟是石雕的尊像，而塑造的佛像则大都安置在地面上并非石窟的寺院中。

早期石窟寺的石雕，最好的实例总得数云冈石窟吧。

山西省大同云冈石窟开创于公元460年，出现了雕造高达13—16米大石佛的尊像窟，连同小窟龕共约有洞窟一百个，都是明快的砂岩雕刻。云冈石窟初期大石佛的衣纹，明显地表现出敦煌早期塑像的余韻；所应用的石雕技法，则完全是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太原 天龙山石窟	(北齐—唐)
拜城 克孜尔千佛洞	(约五一八世纪)	河南省	
库车 库木吐喇千佛洞	(约六一十世纪)	洛阳 龙门石窟	(北魏—宋)
吐鲁番 伯子克里克石窟	(唐—元)	巩县 石窟寺	(东魏)
甘肃省		河北省	
敦煌 莫高窟	(北凉—元)	邯郸 响堂山石窟	(北齐—明)
安西 榆林窟	(唐—元)	辽宁省	
酒泉 文殊山石窟	(北魏—元)	义县 万佛堂	(北魏)
张掖 马蹄寺石窟	(北魏)	四川省	
武威 天梯山石窟	(北魏)	广元 皇泽寺、千佛崖	(唐—宋)
永靖 炳灵寺	(西秦—明)	巴中 南龕、水宁寺	(唐)
天水 麦积山石窟	(北魏—明)	大足 北山、宝顶山石窟	(唐—宋)
庆阳 北石窟寺	(北魏—唐)	乐山 凌云寺	(唐)
陕西省		云南省	
延安地区石窟	(北魏—明)	剑川 石钟山石窟	(南诏、大理)
山西省		浙江省	
大同 云冈石窟	(北魏)	杭州石窟	(五代—元)

来自如上所述的传统石刻。而且，在石雕的表面还涂上了青绿、朱红和浅绿色的淡彩。

除了尊像窟，还有西域传来的设置中心柱的塔庙窟，但西域色彩已经淡薄，出现了中国独有的仿木构多层塔形式的中心柱。

继云冈石窟之后营建洛阳（河南省）龙门石窟群。坚硬的石灰岩经过巧妙的处理，石雕技艺格外精致。此际正当佛教空前兴盛的北魏洛阳时代，佛教美术已完全中国化了。北魏以后的中国北方各地，都有开凿石窟的活动，诸如属于北魏的河南省巩县、辽宁省义县的石窟，属于北齐的河北省邯郸市郊南北响堂山石窟，属于北齐至隋唐的山西省天龙山石窟等。这些石窟佛像优秀的造型和幽玄的宗教意味，均应誉之为杰作，但到今天，多数已遭受半毁或全毁的厄运，令人惋惜。

中国的石窟寺，除南京市郊外的栖霞山石窟（南齐永明七年，即公元489年创建）外，长江沿岸及中国南部几乎全无石窟，只是在四川、云南、浙江省有可数的若干石窟，其余则都分布在中国的北方。这是因为，北部中国正好处在佛教沿丝绸之路东传的中央干线位置上，同时也是由于利用石质优良的山岩以发挥中国传统的石雕技术。中国北方的佛教文化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其原因也在于此。

中国石窟寺的发展，除敦煌和伯子克里克以及南方的一部分石窟外，大致在八世纪中叶便结束了它的兴盛期。龙门初唐（实际完成于公元675年）的奉先寺大卢舍那佛坐像及八世纪的龙门东山诸窟，或天龙山第14、18窟诸像，是唐代登峰造极的杰作。从整个发展史来看，与西域式形制的石窟寺最大不同点是：（1）作为建筑物，结构上只保留了中心柱；（2）最早采用的是“禅定窟”的形式；（3）为了反映北魏及初唐帝王的权力，以大型佛龕安置大佛；（4）总起来看三壁三龕形式已很普遍。由于中国北方十分辽阔，因而发展的步调各异，像敦煌那样的边远地区，与中原各地石窟所存在的先后之差是理所当然的。

统观已历经千数百年的中国石窟寺现状，因受到自然风化、地震灾害和出自利己动机的可憎的人为破坏，保存情况并不良好。解放后，中国各部门作了许多努力，使修复工作取得了成果，这使人们深信，虽然完全恢复原状是至为困难的，但保护工作必定能获得成功。保护工作的根本目的是为了通过遗留下来的历史遗产，使人民认识自己的历史。保护工作应以调查为前提，首先必须确实了解各地各种类型石窟寺的现状。这套《中国石窟》丛书，是由日中两国研究人员共同担当编辑委员会的职责，并通过文物出版社与平凡社合作出版，需要克服重重困难，以期长期坚持出下去。其首要的目的，在于提高日中两国以至全世界人民

对中国石窟寺这一光辉文化遗产的认识，还在于通过此举医治这一文化遗产的不幸伤痕，即期望它能促进修复工作的发展。